

《埃博拉前线》双线叙事

故事线一：罗晋饰演中国援助卡巴利比亚抗疫医疗队队长郑书鹏。在郑书鹏两年援助任务期满即将回国之际，埃博拉疫情在卡巴利比亚爆发，为了查清真相，他独自闯入卡巴利比亚首例埃博拉病毒确诊患者来源地桑宜村。



罗晋饰演医疗队队长郑书鹏

致敬 故事原型团队曾经“感动中国”

《埃博拉前线》根据2014年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故事改编而来。当时疫情最早出现在几内亚，第一例埃博拉患者由中几友好医院的中国医生曹广亲自接诊。曹广也是男主角郑书鹏的原型之一。

背景。自1963年以来，中国援非医疗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期以来，非洲的几十个国家常驻中国医疗队，一些中国医护人员甚至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受援国。

揭开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幕后故事

真实还原中国医生抗击血疫之战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在虚构的非洲国家卡巴利比亚，一位不停咳嗽的病人在家人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进中国援建的中卡友好医院。入院后，病人病情急速恶化，出现严重内出血。

近日，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登录腾讯视频，用24集的篇幅还原了人类同埃博拉的一场战役，口碑不俗。

该剧由罗晋、毛晓彤领衔主演，以2014年中国援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真实事迹为核心原型，讲述了病毒学家郑书鹏和他所在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与埃博拉病毒展开战斗，成功遏制病毒蔓延，圆满完成援非医疗任务的故事。

该剧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近日，该剧的总制片人茅焱，总导演杨文军，以及剧中主人公郑书鹏的原型之一、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曹广接受记者采访，揭开了《埃博拉前线》的幕后故事，还原了中国60年援非历程中的感人一瞬。



在这场埃博拉战争中，我们执戈而往，以科学、以仁爱、以勇气

“埃博拉”为何被称为“血疫”？

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是一种致死性极高的烈性传染病病毒。1976年，埃博拉病毒在刚果(金)北部的埃博拉河地区被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在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热(EBHF)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



团队抢救医疗物资

缘起

纪录片里的援非故事感人至深

对于茅焱而言，《埃博拉前线》的策划源于央视2018年播出的四集纪录片《医道无界》，其中有一集讲的就是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核心事件。“作为影视行业从业者，我就想到破题去创作——它将是一个紧张的、呈现中国2014年援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医疗队和检测队的故事，里面还有近60年的援非长河里感人至深的事迹，可以形成点、线的叙事联动。”

真实

演员佩戴“头盔摄像机”提供第一视角

作为“中非影视合作创新提升工程”合作拍摄项目，《埃博拉前线》的拍摄周期达133天，外籍演员400余人，外籍群演超过5000人。据悉，第一批援非抗埃检测队长，现中山医学院副院长、教授钱军和2014年国家首批派出援非抗埃的9名公共卫生专家之一的刘林娜研究员，全程指导了该剧的美术置景和拍摄工作。

情感

剧中细致到数字的还原唤醒回忆

作为剧中主人公郑书鹏的原型之一，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曹广，给予该剧创作不少意见。《埃博拉前线》对细节的高还原度让他热泪盈眶：“剧中的当地医生盖斯姆，就是我在几内亚搭档的医生盖斯姆，他因为埃博拉去世了。他在中国学习了十年，对医学无比热爱。他在2010年回到几内亚，2014年去世。”

放下他的意识流

田刚

窗帘有约

王为璋

照着小孙子，着实无聊，我用《三字经》来打发时间——启动兴趣，语短，顺口，正音，一呼一吸，老少皆宜。这两天却走神。孙子附着我的耳朵：“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这个人经常往我们楼上看，已经好几天了。”孙子一边说，一边拉我到窗前，往楼下指。童言稚语不能当真，但也得留个神。第二天那人果真又往楼上看，只是衣着有变。我在楼上暗暗“监视”着：他左看看，右看看，又上看看，不一会走了。

“偶遇”，以进行不失礼节的准备。忙乱的翻找中，他感觉到似有另一只手从身后移过，“是被偷了吗？”刚从目光在候车人的脸上征询，便有一位中年的女客说道：“似有一人拿走……”

老赵吃攀援的过程中，想起自己曾在梦里有过类似的经历，那是架在山崖上的一条绳梯，绳梯的尽头是山崖上的一个巨大的山洞，他是与一位著名的主持人一道攀援上去的。他们坐在山洞的石头山谈山区孩子上学的艰苦，“教育啊！”老赵还记得当时自己的一句感叹。那次是经历上学之难，这回却是经历回家之难了。

正在绳桥上摇晃蠕行的老赵猛地想起还在独自斟酌的局长，慌忙到口袋里去摸索手机，要解释事变，却已失落无着。记忆中，这已是多次有过的遭遇，每到紧急需要之时，手机要么是按键失灵，要么干脆就杳无踪迹，说关键数字、关键字”女儿的提醒让妻子说出了家的小区名，这才令他梦醒，知道了是以前的旧居在干扰自己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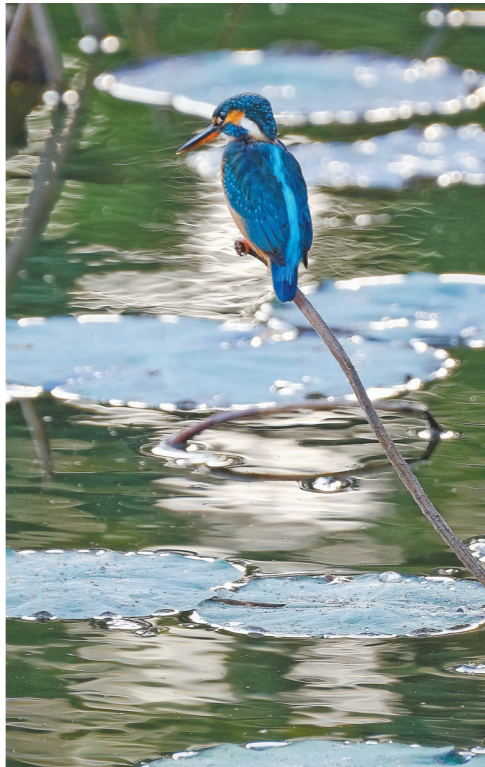
气呼出，才发觉自己匍匐在酒店绵软的床上。迷梦乍醒，睡意全无，急急地穿衣洗漱，开门而去，想要将梦境快速剥离。清晨的海风褪去了梦幻，灯光隐去，留下一扇紧闭的窗户，像睡着的眼；河水悠悠地荡漾，已脱去了明眸似的波光；寒寒铺满落叶的木椅以及头上枝叶稀疏的树冠，显出安静和朴素。老赵在河边来回踱步，见有几个老者蹲蹲起起地放竿垂钓，那种自在的沉浸和专注让他莫名地感动。

绰号

羊毛

陈秋明 摄

驹局长前段时间由于忙业务，对乡村振兴结对挂村的工作重视不够，但他不久就及时发现这一短板。为了抓好整改，驹局长亲自带领副局长大潘、人事科长小汤、办事员小彭到年庄，进一步推动挂钩帮扶。几个人下车刚到村里，天空忽然下起大雨，一群村民聚在村头大槐树下躲雨说笑。“老领导，快来避雨！”驹局长以为有人和他们打招呼，就带着手下几个人走过去。说话的人是村里的“刘快嘴”，特别喜欢给别人起绰号。



陈秋明 摄